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从书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

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

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

何如人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
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

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爲周阿黨爲

比黨助也君子
雖眾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太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牋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 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

子羽未詳

子曾不如太原溫顥潁川荀寓

溫顥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

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

鹿郡人父故魏驃騎將軍許

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

故曰士卿

瓦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

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

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榮陽開封人爲衛尉

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

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庭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譙譙少智謂或口如含膠餗

或頭如巾甕杵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推

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

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

少而狎焉同時好曠有太原溫長仁顥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怪諸賢旣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也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摘光雙顧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跼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喂搘園間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爲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父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曰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灑濶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閒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卽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蟲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顥蘋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

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或毀無官商或庇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譙譁少智謂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甕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弃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驥驥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

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愴

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已見_{殷羨}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其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_{諸葛恢}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爲淘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

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顚好媒瀆故荅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犧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筭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

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

才器著稱歷

散騎常侍

叙其搜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至妬

寶母

干寶父葬時因

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

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

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

校之悉驗平復

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

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願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

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目者面之鼻之所以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

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徃古來今日宙

勇邁終古終古徃古

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

晉陽春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

狄旣至襄陽狄尙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美庾荅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旣生降僕又葺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肖出將如蒼生何君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荅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未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